

## 古镇乡愁

章丽椿先生送来一摞厚厚的书稿——《古镇觅痕——上世纪四十年代嘉定县古镇市容写真》，翻开书稿，令人感叹万分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章丽椿与我是忘年交，他是职业医生，平时叫惯了“章医生”，怎么也改不了口，然而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是我敬重的兄长。

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——那是1967年1月，我在新华书店工作，时值严寒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，我却患了严重的咽喉炎，久治不愈，十分痛苦忧虑。经一位友人的热情介绍，说县人民医院五官科有一位叫章丽椿的医生，擅长治疗咽喉炎，当时不少医生都脱产“抓革命”去了，章医生却坚守在“促生产”的岗位上。就在门诊间，我们一见如故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。
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章医生担任过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但不脱产，仍

在当医生，还担任中国支援摩洛哥医疗队的队长，世事难料，就在他担任摩洛哥医疗队队长期间，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患病去世，使他的精神遭到沉重的打击。不久，他自己也不幸患了癌症，先后两次手术，死里逃生。之后，赋闲在家，还想做点事，事有凑巧，一件酝酿了很久却未实施的事，让我想起了他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社会学、历史学等各界对江南乡镇历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，我曾酝酿计划为每个乡镇写一个专题研究，然后汇编成一册带有课题研究类型的专著。嘉定区域内的市镇，最早的发端于南朝，明清两代进入全盛时期，直至民国，仍可圈可点。这些集镇在江南一带具有典型意义，如果将其历史风貌一一还原，为它们列传，将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善事。

祖籍苏州的章医生是1958年来嘉定的，他无比热爱嘉定这方水土，把

嘉定视为第二故乡；他平时喜爱阅读文学、历史作品，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，具备了完成这个项目的先决条件。2008年初，在我的动员下，章医生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其时，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，大病初愈，体力尚在调养和恢复中，我一边将任务交给他，又不免有点担心，想不到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，不到一年，就完成了《六十年前旧风貌，十里长街话沧桑——寻觅解放前夕嘉定镇旧貌》一文，并在《练川古今谈》第五辑上刊出，此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，浅显生动的文笔，一炮打响，引起读者们的浓厚兴趣，这一期《练川古今谈》的索要者络绎不绝，这使他信心大增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他怀着对第二故乡的敬畏之心，怀着火一般的热情，投入到集镇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中去。开始有计划地搜集了大量的乡邦文献和地情史



艺海泛舟

□陶继明

神难能可贵，可以说这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，也是一份献给嘉定建城八百周年的厚礼，更有理由相信必将是一部传之后人之作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，他边学边干，边走边写，乐在其中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身体也神奇般地得以恢复，印证了清代乾隆帝曾经说过的“读书可以养生”。看来，读书写作不仅可以养生，还能治病，章医生这段传奇的经历很有推广价值。

近年来，在快速推进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，古朴美丽的江南小镇已经逐步消失，但江南小镇的美好记忆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，人们希望留下这一抹美好的乡愁。走笔至此，忽然想起余光中先生歌咏江南小镇的诗句，唯美而又无奈，犹如一声声叹息：

在江南，在江南/多寺的江南，多亭的江南。/江南，多风筝的/江南啊，钟声里的江南。/想回也回不去的/一多燕子的江南……

朋友，当你想起那已经远逝了的古镇时，就翻翻这本书吧，或许能勾起你美好的记忆，绵长的乡愁。

## 今年的蜡梅不开花

□赵春华

真的没想到开过花的蜡梅不开花了！

我是从公园的蜡梅树上采下来的，皮虫一般的外壳里包裹着若干坚硬的籽，恰似松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埋在了窗下的泥土里，一颗一颗摞实了，到来年春天，发芽了，长出两枝叶瓣了，然后长大，长成了小树，到来年那梅树开花了。

敝帚都自珍，记得去年蜡梅开花时节，我采了几支蜡梅花，连同欣喜一并栽进了景德镇的瓷瓶里，悠悠的梅香就此弥漫开来，漫得满室是梅香了。还不敢独享，晒上了微信，圈里不少朋友点赞了。内行的朋友点评这梅花品质一般，绝非上品；后来居然展开了“蜡”字与“腊”是否通用的热烈讨论。

时光荏苒，一年倏然而去，公园里的梅花又开了，小区里的梅花也开了，朔风传香，香满公园香满小区，独独我的梅花不开。

等等吧，也许我的梅花错过了季节，正步履蹒跚地在追赶花期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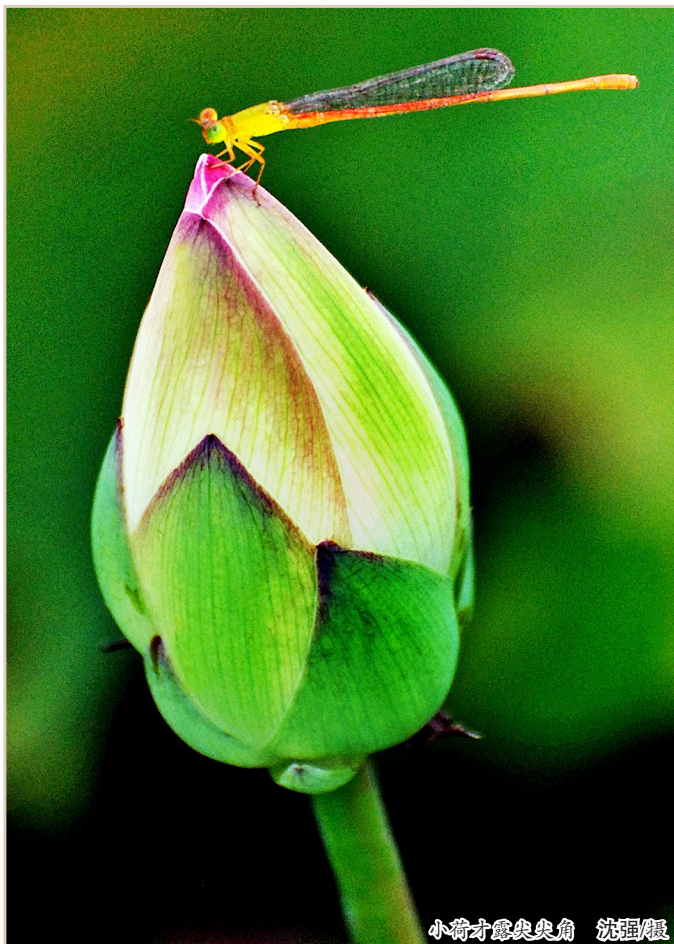
识梅的都懂得：梅花落了始长叶，该是自然规律，无一例外。我家的梅花也长叶子了，开花肯定无望了。我绕树三匝，要探个究竟，目光定定地钉在了那绕在梅枝上的枯萎了的不知名的攀援藤蔓上。

那是在蜡梅树畔偷偷长出来的几株攀援植物，椭圆形的叶子绿油油地亮，它们顺着梅枝攀呀爬呀，跟蜡梅的叶子绿成一片，交相生辉，我心中窃喜：既可遮阳又给窗前添了绿意，很好！

症结恐怕就在这几株攀援藤蔓上了，但醒悟得已经晚了。想必梅花经得霜欺雪侮也不惧天寒地冻，却不能承载藤蔓的纠缠与叶子之重。

今晨细雨霏霏中看见又有攀援的藤蔓爬上了梅枝，我毫不手软，格杀勿论。

我想：明年的蜡梅该开花了吧！



小荷才露尖尖角 沈强摄

## 水产村日出

□董颂三

到什么地方看日出最美？黄山光明顶，黑龙江漠河，浙江石塘，溱洲岛？我的答案是：“安亭水产村！”

水产村离我家很近，从安亭镇的和静路向东，过了公路桥右拐，然后顺着一条弯弯的泥路小道向前走，过八字桥，就到我经常看日出的水产村了。

一条小河从水产村穿过，白墙红瓦依水而伴，高低错落有致。一阵滴嗒的划桨声，打破了黎明的寂静，水面金光闪动，波光粼粼。就像我站在了大海边，海浪一波一波地接踵而来，前排的浪花泛着金光，水珠儿连着水珠儿，后排的浪花洁白如雪，在一片片海蓝蓝的簇拥下，拍向海岸。红日慢慢地爬了上来，它奋力向上再向上，终于冲开了厚厚的云雾，露出了少女般羞涩的红晕，美极了！

摄影家陈复礼为了拍摄一张黄山日出珍珠云的照片，在山上等待了半个多月；刘海粟为画好黄山美景，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九上黄山——美不是一天发现的。发现水产村的美丽，源于我家中养了小鱼，为了小鱼我经常要到河边捞鱼虫，才发现水产村的黎明如此之美。美就在家乡，就在身边，何其幸哉。

## 英伦三岛的纪念碑

□赵英琦

如果说城堡、教堂和博物馆是游英伦三岛必看的场景，那么，想不看也随处可见的一定就是纪念碑了。

那一天游英格兰高地，从一景点出发到下一景点，路途远了些，两边又几乎没有好看的风光，大家在车上昏昏欲睡，忽然车停了，导游说是让大家放松一下，司机也有点累了。

见不远处有一纪念碑，便走了过去，这是年代并不久远的纪念碑，不算高大，和曾经见过的纪念碑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

当我边走边看塔座四周的墓碑时，一个墓碑上镶嵌的一幅彩色人头像吸引了我，彩照是椭圆形的，一年轻人头戴英式军帽，手执一柄突击步枪，英俊威武，再看碑文，年轻人生于1980年6月，死于2005年5月。在我前面的小伙子懂英文，他自言自语道，可惜呀，死在伊拉克战场了。我心紧缩着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客死异国他乡了，他的父母听到噩耗会是怎样的痛苦呀！这几乎没人居住的地方，突兀地建了纪念碑，让我大惑不解，他的亲人居住在哪里？

在英伦，城堡和博物馆的数量多到每三万人就拥有一处，不到四千人就有一座教堂，这是网上可以查询的，唯有纪念碑的数量无法求证。儿子居住的小镇就有三座，其中一座纪念碑，四周青草茵茵，一天走过去看，底座栏杆内是一个个小小的碑石，死者竟都是婴幼儿，出生年月为1940年至1944年。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，这些孩子不是死于战乱就是死于饥饿或疾病，能为早逝的孩子专事建造纪念碑，让我心里震撼不已。

在英伦见得最多的是二战（1914年至1918年）和二战（1939年至1945年）纪念碑，有的二战纪念碑写成1941年至1945年，更多的是两战合一纪念碑。一个国家对战争的记忆不只是存放在档案馆里，也不是只写在历史的教科书中，而是立起了数也数不清的纪念碑，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。它不似战争电影画面那么惨烈，也不似战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无情，它只是默默地伫立在英伦的大地上，向过去现在乃至后人述说着什么告诫着什么。

## 车去宜兴

□王泽清

我是从南京去宜兴的。出了南京，但见左右起伏有山，大约是紫金山吧。从车窗望出去，尽情领略野趣、山趣、乡趣。

时而见一汪水或一片塘，水或塘边，有村姑捣衣，有农夫劳作，有水牛闲卧。又闻或清脆或急促或悠扬的鸟啼。天空中，碧蓝的背景上抹着几羽洁白，有几个黑点似的鸟儿在飞，也或急促或悠扬。

时而又见几间农舍，那农舍前挂着草编，那草编的式样和图案，使你想起村姑的巧手。时而又见几许残垣，垣虽残，却也韵味十足。又见一农厕，无门，墙有缝，肯定遮不住里面的出恭者，但在我看来，竟联想到曾经遇到过的笑咪咪的快乐的乞丐，济公那模样的。只是那墙是纤维板的，这使你从陶潜的境界中回到现代。

哦，山。这才叫山呢。满是绿色。山脚就在车边，那或尖尖、或长长、或圆圆的树叶从你眼前倏忽而过，稍看得久了便觉眼花缭乱。远一些，那缓缓旋转后退着的一大片一大片，绿得高高低低，绿得坑坑洼洼；一会儿浓浓的，一会儿淡淡的，一会儿于淡浓中耸起一块红，一会儿浓淡错杂，一会儿一碧万顷展绿浪。这变幻莫测而又运动有常的绿让你赞叹，让你看得头晕了还想看。

哟，又一好处处。那山的轮廓，或圆润妩媚，起伏中显出几分端庄、娇羞；或耸起跌下，硬是在地平线处切掉一块有棱有角的天；或似一排挤在一起的结晶体，那直线构成的各种各样的尖角，使你觉得粗犷，又使你觉得干脆利落。

远了，那山，是那么地朦胧，让天

地之间过渡得那么和谐；远了，那山，是那么地清晰，那已不是山，是微微起伏的地平线。

那曲起高一点的，像个顽皮的孩子，似乎要在小朋友周围显得出众。但我想，那一定是一座最高的山，是山的英雄，英雄的山。你若走到跟前，肯定要被震慑住的，就象荷叶上的一滴露珠见到拍天卷地的大海一样。只是我在疾驰的车上，离得太远了，那山看上去才显得那么天真、可爱、活泼。

人啊，就这么一百来斤，比碗大一点的头，比桶细一点的腰，如何和山站到一起？山若有知，如何看待这么大小的人？想想自己曾经以山人自居，不禁汗颜，不禁小悟：无怪有言流传至今——山外有山、山外青山楼外楼。人和山比起来，山唯一不及人的地方，大约就在这里，人还会发现自己的足与不足，人有时候还会吟点儿什么。



旅途见闻